

春节情思

□ 江辰宇(重庆)

一艘船，在岁月长河的港湾短暂停留，尔后亦是启程的码头——这个码头便是我们熟悉的“春节”。

这个盛大的传统节日，毫无疑问会带着我们对祖先的深深敬仰和深切缅怀。春节里带上香烛纸钱祭拜祖先，虔诚地磕上几个头，插上几炷香、作上几个揖，陪着他们唠唠嗑、说说话。在香烛燃烧勾勒的幻影里，我们仿佛看见了风吹稻浪里祖先们勤垦耕耘的身影、漫天风雪中山先祖们耀眼光头的闪现……

有人说：“故乡是流浪的最后一站。”当一个地方要成为故乡，那得要经过多少年的浸润？就像一个家，如果墙壁里没有糅合进亲人的气息，那我们便很难对其有肌肤相亲的感受。

乡亲们大多在城里买了房，但春节回老家过年成为了我们埋在骨血里的基因。在春节返乡时，会耐心地把老屋瓦楞上的杂草清除，鱼鳞一样耸动的瓦脊，那是乡愁涌动的细小波浪；会认真地吧屋后的沟渠清理干净，让开春后清冽的雨水哗啦啦流，那是大地馈赠的新鲜的乳汁；把老屋门前锈迹斑斑的锁再换上一把崭新的，让回家的人一打开房门便能感受到老屋里瞬间袭来的气味，那是涌动的熟悉的鲜活的记忆……村口那棵悠久的古银杏树，乡亲们总喜欢给它挂上迎春的红绸，微风轻拂、红绸轻摆，那些栽树的先人们的身影也在枝叶里轻轻晃动。

故乡蕴藏着祖先的气息，故乡是我们生命诞生的血地。返乡过春节，是对祖先的敬仰和感恩，

亦是对记忆的寻味和感悟。

在春节里去走一走亲戚，亲戚是越走越亲。乡下那些与我们血缘上盘根错节的亲戚们，他们扎根乡村，在平时亲亲热热的往来中串起了日常生活的藤藤蔓蔓，让亲情乡情在日子里炉火般温暖地燃烧。或许我们习惯了城里的生活后，便很难想象他们在山坡上、田野间劳作的身影，每逢亲戚们到城里来看我们，他们总是担着土豆、红薯、大米、玉米、南瓜、茄子、大白菜等农作物，沉沉的担子唱出啾啾呀呀的音符，这些淳朴憨实的亲戚们有时站在门口也不进屋；那些瓜果蔬菜上充盈着老家山水的气息，一个微缩了的故乡由此定格在小小的心房里。

春节里还有一种香，似陈年老酒一直温养着年味，这种香便是书香。在当今网络现代下，电子读物铺天盖地，书房里有的旧书的纸张已泛黄，可能还夹杂着簌簌而落的尘灰。在我看来，纸质书籍作为一种传统古老的媒介已不仅是简单的信息知识的载体，它也承载时代的变化、创造力的更新。实体出版物被打开、翻阅、接触这一系列动作的“亲密接触”，让这种媒介天然地具有互动与交流感，始终拥有其独特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趁着春节假期，把平时买下的还未曾翻阅的书籍，轻轻打开、慢慢阅读。打开一本书，轻嗅沁人心脾的油墨书香，打开风起云涌的山水，打开潮起潮落的时间，感受心灵的宁静与充实……

宋代诗人王安石诗云：“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那渡过除夕夜后，万象更新，热闹非凡。诗中有画卷美，有欢快的精神愉悦，海洋般的年景气象。我想，一岁除却之后，爆竹声中的新桃，犹如千门万户前的瞳瞳红日，绽放笑脸，热情洋溢，弥漫年文化悠远的意境，让人回味无穷，幸福感慨。

白居易在除夕夜，感叹年老多病，转眼又老了一岁，于是写下“病眼少眠非守岁，老心多感又迎春”。事实上，上了年纪的人，都挺害怕过年，那种压力和焦虑，早已没有了年少时的欢乐心情。高适也写除夕夜：“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类似白居易的情绪，游子家人，两地相思，深陷苦不堪言的人生境遇。苏轼也曾写除夕之夜：“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他为了养家糊口，羁縻于公务缠身而不得返家，在一种无奈心情里，嘲笑自己

年文化的潮水

□ 鲍安顺(安徽)

如同狱中囚犯一样，尴尬悲叹，痛苦不堪。

古人写除夕夜的诗，不只是悲苦的，明代诗人于谦就曾写道：“春风来不远，只在屋东头”。那除夕写意，喻示在寒冬之夜后，春天就要来到，人们可以乐观向上，希望就在明朝。南北朝时期诗人徐君倩，在除夕与妻子一起守岁，写下了那句“酒中喜桃子，粽里觅杨梅”，有寒意的暖意，也有“为待晓光催”的从容惬意。唐代诗人史青的那句“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回”，也写得俊逸平淡，真情朴质，让人在除夕夜，隐约嗅到变幻的天象，春的召唤，乃至隐约的生命渴望。宋代文天祥也赋除夕诗：“乾坤空落落，岁月去堂堂。末路惊风雨，穷边饱雪霜。命随年欲尽，身与世俱忘。无复屠苏梦，挑灯夜未央。”诗人写出了他铮铮男儿的优秀人性，铁血品格。

古人赋诗除夕外，中国自古还在除夕夜，张贴年画对联，挂中堂灯

笼。记得多年前，我父亲对我说，“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副春联，那是五代十国时的蜀国国君孟昶，他在除夕悬挂起了这幅桃符对联，以表达激昂奔放的新春气息，辞旧迎新的欢喜喜悦，同时也张扬了农耕文明的长春号角，余庆文化的激情眺望。

从那以后，在我的少儿记忆里，很关注家里贴的年画内容变化，先是歌剧《白毛女》剧照、军民鱼水情、红太阳光辉暖万代等年画。记得当时有歌唱到：“一张红纸二斤盐，买张毛主席像过个年”，那是一个时代过年的写真，在除夕夜的艰苦时光里，人们仍然要张贴对联和年画，过一个风风光光的年。后来的年画内容，是爱科学、爱国家的内容，还有影视、戏剧、历史人物的画像等等。在我成年后，家里开始挂明星像，还有露肩坦背的风韵女郎。记得第一次看到柳毅传书的年画，那一对青年男女，相视站在一口水井旁，身边

伴有一群羊儿。有人对我说，那是柳毅和小龙女，他俩的爱情故事，感天动地。我是从那人口里，第一次知道了爱情这个字眼，让我醍醐灌顶，如梦初醒，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心灵冲击。

记得儿时，老师让我画除夕内容的手抄报，内容是写除夕的优质作文，还有简笔画的家人团聚情景，领导雪中送温暖的画面。我接受任务后，兴奋至极，忙得屁颠屁颠。小报做成报了，同学们争相观看，其乐融融。可是如今我想，那年画绝迹了，城市也不再放爆竹，那电信产品的万象绚丽，代替几千年的传统习惯。有一天，我看见一幅巨大的灯箱海报，是宣传除夕年夜饭的商业广告，制作精良，画幅巨大，广告上写有几个醒目字眼：“除夕夜、团圆夜、团圆夜”。我看得内心激动，那画面里辞旧迎新的跨年狂欢情境，让我刻骨铭心，感觉那年文化的潮水，根深蒂固，似水流年。

2023年的第一场雪

□ 施崇伟

“下雪了，真的下雪了！”我开着车，坐在一旁的老婆突然发出了惊叫。果真，我看到了挡风玻璃上我以为小白灰点的东西确实是若隐若现的雪花扑来。雪，这洁白的精灵，带给南方人的惊喜，是寒冬里的温情。老婆当即放弃了原计划的逛街溜达，指挥我调转方向：“走，看雪去，缙云山肯定有大雪。”

既是唯命是从，看雪也是我的奢望。不由分说，我调转头，加大油门，呼啸向北。

小白点在前面引路，缙云山方向的车道上各式车辆你追我赶。下了高速，车拥得越来越多，上山的速度像下雪的节奏，缓慢而轻柔。我耐着兴致，爬上一坡连一坡，拐过一弯又一弯。“看，山上，已经白了！”老婆手指前方，像个天真的孩童。是雪，让人有了年轻的感觉。

是的，我的视线透过玻璃被山顶的雪线粘连。一眼望去，田间地头被大雪覆盖得不留一丝杂色，只有茂密树木的轮廓，留在这素描底稿一般的天地中，把整个眼帘中的景物都映亮了。

把车弃于路边的空地，急切地奔向白茫茫的旷野，仿佛融入了童话世界，仙境一般。

雪花纷纷扬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宛如千万个跳着芭蕾的“小天鹅姑娘”演绎着美妙翩跹的舞姿从天而降，去迎接寒冬的肃然。

树枝上，屋脊上，到处覆上一层厚厚的白絮；空中，还有轻薄的芦花，在肆意舞蹈。天空是白的，大地是白的。大雪覆盖了屋顶、草场和林间。积雪打造出千姿百态；挂在树上的雪，似雪豹、骏马、玉兔，如雪塔、华盖、松茸。大树萧瑟的枝条还悬起晶莹

的冰凌。

看雪的孩子很多，像一只只快乐小鸟，在雪地上飞来飞去。他们在泛着银光的雪地上来回奔跑，雪地留下一串串七歪八扭的小脚印。几个顽皮的野小子不时地抛出雪球，砸向惊慌的姑娘，引来一阵阵惊呼 and 笑骂。堆雪人，打雪仗，雪地成了游乐场，欢声震落枝头的悬冰，笑语在雪地凝结成堆，飘落为舞。

雪越下越大，在这迷迷蒙蒙的银白交辉中，已分不清是天上飘下的，还是地头扬起的。仰望苍穹，思绪纷飞。我不知道用怎么样的语言来表达心情。不由想起了曾经在缙云山生活过的老舍先生留下的文字——“最妙的是下点小雪呀。看吧，山上的矮松越发的青黑，树尖上顶着一臂地白花，好像日本看护妇。山尖全白了，给蓝天镶上一道银边。山坡上，有的地方雪厚点，有的地方草色还露着；这样，一道儿白，一道儿暗黄，给山们穿上一件带水纹的花衣；看着看着，这件花衣好像被风儿吹动，让人希望看见一点更美的山的肌肤。等到快日落的时候，微黄的阳光斜射在山腰上，那点薄雪好像忽然害了羞，微微露出点粉色。”眼前的胜境，配上这优美的解说词，恰到好处。

慨叹这纯洁的雪野，吟颂着伟人的诗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老婆在一旁笑嘻嘻地望着我：“你的头上，已是惟余茫茫了。”

我看不到我的头。但我知道，是这场雪，覆盖了我的“早生华发”；是这场雪，带我走出“阳康”之后的余悸；是这场雪，引着农历癸卯新年，化为“瑞雪兆丰年”的期待，向着人间飘来……

新年的脚步

□ 吴春萍(四川)

积雪开始化了
溪水淙淙
一路上唱着响亮的儿歌
越跑越欢乐
越跑越觉得快活
新年的脚步
近了，近了
那样轻盈那样盈风一握
似乎就可以把新年握在掌心里了

风一吹口哨
鸟雀们纷纷飞离了树上的窝
争相踩着电线上的那点残雪洗脚
花了脸的电线谱上
美丽的音符开始跳跃闪烁
新年的脚步
近了，近了
叽叽喳喳的热闹
仿佛成了一首奇特的歌



摄影：周守

诗
路
回
语

独爱

□ 红线女(重庆)

从现在开始
我要居住在你的目光里
从黑夜到黑夜
从深渊到深渊
无拘束的白
不藏匿的黄
以及我们苦难的欢腾
成了最后的记忆
开在岁月的荒漠里

我等待最后的绿叶
长出怒放的荷
和一些正在死去的阴影
一起飞往天堂
我们的碎片
将在火焰中越升越高
有时像爱情
有时像灰烬

挂在屋檐下的年

□ 赵自力(湖北)

老家有做腊食的习俗。“腊七腊八，腌鱼腌鸭”，这是老家耳熟能详的俗语。腊八一过便是年，家家户户都准备年货了。

众多的年货中，要数腊货最不能缺，家里如果没几样腊货，年就过得味道不浓。腊月一到，数着腊月办腊货，在老家已经流传很多年了。

以前，家家要养头肥猪。肥猪又叫年猪，顾名思义是养着过年的。猪越来越肥，主人家看在眼里，喜在眉梢，半年的猪油又有着落了。杀年猪，又叫福年猪，每当此时，是一个农户家庭最愉悦的时光。趁肉还没僵硬，挑上几块上好的五花肉，放在木案板上，或者方桌上。把盐撒在五花肉上，两面都要，

然后轻轻地抹均匀，一边抹一边按摩，让盐和肉充分地融合在一起。每块腊肉，都要细细揉搓几遍，然后穿上红绳，挂在屋檐下，随用随取，非常方便。屋檐下，腊肉可以一直挂到来年的春天，都不会变质。等腊肉吃得差不多时，天气也开始暖和起来了。

老家是丘陵地貌，大大小小的鱼塘因势而建，既能灌溉，也能收获不少的鱼虾。腊月天，把裹着泥巴的鱼冲洗干净，去鳞打腮后，剖成两半，去掉鱼杂，就可以做腊鱼了。腊鱼和腊肉做法差不多，不过腊鱼一般要抹上自家磨出的辣椒粉，或者撒些花椒类的，吃起来既有腊味，又有辣气，余味无穷。腊鱼要防止猫

偷吃，比腊肉挂得要高些。父亲指着屋檐下的腊鱼说，这是“檐檐有鱼”啊，把我们都逗笑了。

手巧的人家，还要赶着做些腊肠，一节一节的，挂在屋檐下。腊肠多半用瘦肉灌的，加少许的辣椒。需要食用时，切成一片一片的，和青椒一起炒着吃，格外下饭。老家的腊月，最常见的景象，就是腊肠和腊鱼腊肉一起挤在屋檐下，成为一幅腊味十足的风景画。

腊月底时，家家户户的屋檐下，都先后挂满了腊食。人们出出进进，看到屋檐下挂满了各种腊食，就觉得无比踏实。

老家的年，每年都被挂在屋檐下，吸引着我们归家。

唯独回家过年不能缺席(外一首)

□ 黄官品(云南)

腊月年关，喧嚣沸腾的都市天空
突生些空旷与荒芜
剃光头的街头
谁的脑门皱成一封回家的书信
如期而至的
还有无法躲过的诺言

藏在匆匆脚步中的梦呓
行囊空空装着的脑袋
从昨夜明天滚来的大石头
迎面砸倒自己
砸向飞速而来的高铁
无法描述的局面
被匆忙而去的轨道，抵死在村口

系在腰间的那条麻布口袋
没舔过这座城市的一滴水
满面蒙尘身体的味道
装着田野芬芳的记忆

家家户户屋檐下
大红的春联，威武的门神
噼里叭啦响起的爆竹
让你瞬间忘了
在外捉襟见肘的生活

无处栖身的寒风
无心过年的冰雪
高悬站台上紧发条的大挂钟
在所有外出打工者的心底
滴哒滴哒敲打起来
凑足路费，也乘高铁
不等天亮，就到云和月下的故乡

晨曦中曾耕种过的土地
村口那棵拴牛的老梨树
房前那树腮红的梅
踏进家门喊一声“妈——”
端起一碗酒来

连说一句话都是多余的
唯独回家过年，不能缺席

等一场大雪，回家过年

纷纷扬扬的大雪，从孩子们的奢望中从家家户户大红的对联中飘逸出来
将除夕的年夜饭
将过去的人和事深埋起来

穿新衣的娃娃，被包装在嘻嘻哈哈里
从雪地伸出小手张开小嘴
蹦蹦跳跳撞在一起的红与白中
渲染闪烁一朵朵欣喜激动的桃花儿

此起彼伏的爆竹声，炸开锅底的大雪年
游龙从清澈见底的眸子窜出来
暗自较上劲的寒与热
天地间，一件雪棉袄裹紧的心理

乡亲们虚心地怀上这种喜悦
背起理想中的瑞雪丰年
用满是老茧的手掌，滋润养活一粒粒泥土
大雪纷飞，缝补着怕冻挨饿的又一年

回家过年(外一首)

□ 雪莲红红(江苏)

落雪了，故乡变得
丰满 洁净
炊烟，升起了母亲的呼唤
父亲吃力地劈着木柴
拥挤的空间里
温暖，被层层码高
年，守在村口
清点着迷失归来的灵魂
雪地上，人们兴奋地来回奔跑
将一个不变的乡音
领回家

迎春

当最后一根草尖
戳破地皮的时候
虫们也等来了
春雷，这悬挂在天幕的铃声
闪电，这人世间最骨感的美人
燕子的巧手拨动着
雨的琴弦
柳叶剪裁着风的音符
土地
开始酥软温热 亲吻着
走向田野的人们
一切阴霾终将过去
翻开大地诗笺的犁铧
开始镌刻锦绣华章……

腊月(外一首)

□ 刘云宏(云南)

一进腊月
年，就来啦
父亲磨刀拉案子
邀约叔父们
把养了一年的猪，宰了
虽残忍，但这是来年丰收的喜悦

母亲收拾家中脏乱的衣服
打扫布满灰尘的老屋
把用了一年的
桌椅板凳清洗干净

盼年

过了腊月，年就到了
街坊四邻
都忙着四处打扫屋子
女人们提着鸡回娘家
帮老父亲洗衣服、擦屋子
帮老母亲捶捶背
男人们忙着走街串巷
筹备着年货

那时候的我啊
哭着喊着，让老母亲
买一套新衣服
一到三十晚上就把衣服穿起来
兜里揣着一沓炮竹
邀约三五同伴
炸响寂静的年